旁白:

今天是周日，光启市第一人民医院大部分专家门诊都不开放，过了中午，人流便逐渐稀疏起来。

走廊上，脚步匆匆的护士小姐向我点头致意。

护士:

未婚妻小姐，你又来啦？查医生什么时候回来上班？

我:

他应该马上就忙完了，过不了多久。

护士:

这可太好了，最近病人多，我看何主任啊都忙的晕头转向了。

旁白:

孙泰中死后，烧伤科主任变成了何医生，查理苏的病人被他的同事们平稳地接手过去，这个案件的余波渐渐散去。

我推开门，室内还是一如既往的明亮。可能是同类相吸，耀眼的查理苏对晒太阳和在光线中欣赏自己的帅气身影，有着相当的执着。

打开窗通风，放下包，顺手抹掉边沿的一点点灰尘。

查理苏没有在社会上受到通缉，为了方便他之后回来工作，何医生编出了一个他去外地做医疗支援的借口。

而我的出入，很自然地便被认作细致的未婚妻偶尔来帮未婚夫维护办公环境整洁。

又撕掉几张陈旧的日历，这已经成了习惯。

我:

好像……认为得也没错。

等查理苏回来之后，要不要敲诈他一笔保洁费？

旁白:

我坐在旋转椅上，天马行空地想着。

窃听器的计划应该是顺利的。那之后常有花束送来，有时放在万甄前台，有时是在我的房子门口。

不同的花束，同样地夹着写有我名字的卡片。卡片上偶尔还会有几个涂鸦的表情，一看就出自查理苏的手笔。

渐渐的，我摸清了对应规律，就算没有涂鸦，也能靠花的品种猜出他的近况。

玫瑰旁边常站着抱心哭泣的小人，这是十分想念的意思。

淡紫色的洋桔梗皱成一团，查理苏只画过一次小人下撇的嘴角，之后很要面子似的，再也不画。

这是他过得不太顺利时会选的花，我由衷希望见到它的次数越少越好。

还有一种，准确来说并不是什么“花”，而是包装着粗粝纸张的狗尾巴草。

它代表的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小人，一个志得意满的查理苏。

我:

还真没想到会送来狗尾巴草……

旁白:

最初拿在手里还有点惊讶，想起他那件变得阔落落的外套和并不曾改变的行事风格，却又觉得很适合。

在哪里都能生长，在哪里都长得茂密。

我给桌上空空的花瓶倒了点水，从包里掏出一捧毛茸茸的狗尾草插进去。

虽然有花束建立起两人的联系，但真正见面和说话，毕竟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。

拨拉一下面前鲜绿的植物，边缘纤毛轻轻摇晃，让人想起查理苏，头顶那几根要花很多功夫才能压下去的碎发。

我:

我有种预感，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查医生的。

但是，一定不要太拼命。

旁白:

权将它当作查理苏，又叮嘱了几句，我关好窗，离开了这里。

办公室迎来了片刻寂静，然而也只是片刻。

几分钟后，大门忽然敞开，一个男人踏进屋内，口罩和兜帽将他的面部遮住了大半。

他没有停顿，迈开修长双腿，只几步便将不大的办公室走完，最终落座在椅子上。

？？:

果然，这个地方最能让我放松。

旁白:

何医生跟在男人身后走进来，无奈地摇摇头，带上门。

何医生:

你这身打扮倒是让我没法放松。

查理苏:

别在意。我展现杰出外貌的时候太多了，偶尔需要换个风格。

旁白:

查理苏脚跟点地，轻巧地让椅子转了个圈，背脊却始终挺拔地紧绷着。

何医生看在眼中，但没说破，只是把手里的文件袋递过去。

何医生:

这是你在电话里说的。

这段时间临床试点使用过DEA的病人，血象、彩超，能查到的报告都在这里。

查理苏:

多谢。

旁白:

查理苏不再说话，神态沉静下来，他翻过纸张的速度很快，仿佛只要扫一眼，那些数字就会印入他的脑海。

初时的数页都看不出问题，直到在某一张纸上，他的指尖停住了，那是张心电图检测单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这个心动过缓的病人之后怎么样了？

老何:

病人家属说他平时就有类似的症状，头晕乏力，心跳不正常等等。

给他停掉之后发现确实如此，只是比用药时程度轻。

考虑到DEA是精麻类药物，院方觉得是正常的副作用。

旁白:

查理苏点点头，继续看下去，最后一页也被揭过，他再没有其他的发现。

查理苏:

其他病人用药之后的状况和报告上的有没有出入？

何医生:

你担心报告被篡改过？

旁白:

查理苏没有说话，这是默认的意思，何医生仔细想了想。

何医生:

我不了解所有病人的状况。但烧伤科的应该没有出入。

Charlie，怎么了？是DEA有问题？

查理苏:

恰恰相反，下个礼拜它就会正式通过审批。

旁白:

何医生愣了一下。

何医生:

那么突然？医院还没得到这个消息，你是从哪里听说的？

查理苏:

从一次药监局的会议上。

旁白:

老人似乎对此有些疑问，查理苏有意略过了他的神情，只是继续往下说。

查理苏:

审批很顺利，成分检测没有问题，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的临床数据也相当完备。

定价大概是同类药物的二分之一。

何医生:

我没记错的话，发布会上提到过DEA的研发和制造成本，是个很夸张的数字。

旁白:

查理苏露出一个讽刺的笑。

查理苏:

不仅如此，我父亲还私下召开了一个会议，参会者包括光启市各大医院的代表。

会上他提出由NOVATEN出资，进一步补贴院方和患者。

每个愿意推广DEA的院方，都会获赠一笔医疗资金。

而每个使用DEA的患者，在获得补贴后，只需要负担定价的10%。

旁白:

何医生蹙起眉头。不久前他参与了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会议，会上暴露的财政赤字问题远比想象中严峻。

何医生:

这两年包括我们在内，大小医院处境艰难的有很多，基本都入不敷出。

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。

查理苏:

而对患者来说，一个本来就很低的价格，还能“报销”90%，等于没有负担。

旁白:

两人对视一眼，彼此心知肚明，如此策略之下，DEA的售价必将无法覆盖成本。

查理苏将报告丢在桌上，说完这些，他似乎放松了很多，向椅背靠去，连带座椅也向后滑了几分。

查理苏:

老头子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慈善家了。

老何，你相信吗？

反正我不太相信，NOVATEN推出DEA，除了回馈社会，没有其他目的。

何医生:

那他的想法，你有头绪吗？

查理苏:

没有。过去的这些年，我怀疑过他，但几乎都没有调查到底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视线变得遥远，下一秒又回到了当下。他答得很干脆。

查理苏:

这是个漏洞，需要花时间去弥补。

旁白:

何医生默然地看着查理苏，这段时间里，他这位半路的弟子较从前似乎有了不少转变，他还未来得及多想，查理苏已再次开口。

查理苏:

但我有种直觉，那个心动过缓的病人……

药物会对有类似基础疾病的患者产生影响，这是很容易试验出来的副作用。

但是DEA宣称适用性广泛，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。

旁白:

何医生背着手，在办公室内慢慢地踱了一圈，走到窗口，他看了看外面的阳光，回过头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态。

何医生:

其他的科室的处方，我没有权力插手，但烧伤科，我可以不给患者开DEA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你就那么相信我？

旁白:

查理苏抬起眼，眼底有淡淡笑意，不过很快，他又自嘲般摇了摇头。

查理苏:

这只是我的推测，没有任何证据支撑。

看报告，DEA确实称得上目前副作用最小，效果最显著的精麻类药物。

还有钱——

我做医生的这些年，知道哪怕省下一点医药费，对一些患者来说已经非常重要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一条条地分析着，他还在找，还在想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需要考虑的东西。何医生拍拍他的肩膀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，有时候过于理性也不是好事。

查理苏:

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教的都是太感性当不了好医生，现在怎么反过来了。

旁白:

何医生看着查理苏的眼睛，他又有些疑心自己想错了，刚见到这位年轻人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也是这样的，其实没变。

只是他的身后多了什么东西在追赶着他。这令他越来越想要算无遗策，却又越来越束手束脚。

何医生:

不要太感性，是让医生不要因为病房里的生离死别积累压力。

但你这个人，理性思考的结果还是把压力留给自己，那不还是一回事？

旁白:

查理苏笑笑，却没回答。何医生叹了口气，抽出一张纸，写下几个字还有一串号码，递给查理苏。

查理苏:

药物安全保障协会？

何医生:

是个民间组织，在三四年间相当活跃。

他们曾多次给各医院寄信，要求对一些已经通过审批的新药物做更细致的试验。

说发现了那些药物导致后遗症的案例。

医院当然不会管这些事，都是发回药企，让药企调查。

查理苏:

嗯，调查的结果呢？

何医生:

结果，就是石沉大海。

旁白:

查理苏屈起指节，若有所思地敲了敲桌面。

查理苏:

不意外。

何医生:

最近已经有阵子没有他们的消息了，但这个电话我还留着。

虽然可能性很小，但他们既然关注的新药，DEA说不定也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认真地将这张纸条折好放在衣兜里，眼神郑重。

查理苏:

谢谢。

何医生:

有什么消息就告诉我，我会尽我所能帮忙。

旁白:

查理苏有些惊讶，他记得老人说起妻子和孩子时的样子，以及，他说过自己并不执着于真相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这是一滩浑水，你说过不会趟的。

旁白:

何医生摸摸后脑勺，无奈地笑了笑，脸上仿佛写着“谁让你找来了麻烦”这几个大字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，我今后可能还要给病人开很多DEA。

我毕竟是医生，就算不想趟浑水，也不能无知无觉地人害了人。

旁白:

查理苏垂下眼眸，嘴角牵起一抹笑意，不知怎的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查理苏:

跟未婚妻相处的时候，她教会我一个道理。

不要小看他人的力量，也不要低估他人的决心，否则反而会给对方带来伤害。

何医生:

她教的对，多听她的。

查理苏:

好。

何医生:

你自己也要当心。前几天，你父亲还来过医院几次，但没问你的事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动作顿了顿，但随即又很无所谓似的，伸了个懒腰。

查理苏:

应该是因为我监听那场药监局会议被发现了。

怪不得那之后接收器里都只有杂音。

旁白:

何医生像是被什么东西呛住了，眼睛微微睁大，转到一边咳嗽几声。

何医生:

这太冒险了。

查理苏:

还可以再冒险一点，现在该让时间来追赶我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站起身，抽出花瓶中的一根狗尾巴草，轻轻弯折几下，珍惜地将它插在衬衫前襟的口袋。

修长的手指顶起墨镜边缘，露出一线深紫色的眼眸，里面光彩锐利。

查理苏:

否则，我的未婚妻也要等不及了。

旁白:

NOVATEN药业大楼。

查兆澎背对着巨大的玻璃，他的妻子喜欢黄昏时分的霞光。尽管她不在了，他仍习惯在可能踏足的地方采用落地窗设计。

此时，他不再欣赏晚霞，而是紧盯着空荡荡的办公桌上已经碎裂的黑色薄片。

查兆澎:

吉修，Charlie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。

旁白:

身着黑色燕尾服的老者低下头，沉声回答他。

吉叔:

看起来是这样的，老爷。

查兆澎:

你知情吗？

吉叔:

不。

查兆澎:

那他的未婚妻呢，未那位小姐，你认为她参与其中了吗？

吉叔:

我无法判断。

旁白:

查兆澎的眼神暗了暗，嘴角却扬起，紧接着他大笑起来。

查兆澎:

真可惜，我以为Charlie和你很亲近。

他六岁那年，有段时间比起父亲，更喜欢听吉叔给他讲睡前故事。

而且他还直言不讳地将这个偏好告诉了我。

这就是我的儿子，他不说谎，一点儿也不。

吉叔:

我看着少爷长大，但不会忘记是您雇佣了我。

旁白:

查兆澎似乎对这个回答感到扫兴，随意地挥了挥手。

查兆澎:

两个窃听器。这把戏幼稚又拙劣，但是有效，我必须承认自己被骗过了。

旁白:

他叹了口气，忽然提起另一个话题。

查兆澎:

警察那边有什么说法？

吉叔:

警方受到连山会的压力，已经准备结案。

廖局长请示，是否需要以别的名头通缉少爷。

查兆澎:

当然不。

旁白:

查兆澎声音凌厉，像是一条毒蛇被人侵犯了领地。

查兆澎:

Charlie确实想杀孙泰中，所以我通缉他。

但我为什么要让别人用莫须有的罪折磨我的儿子，一个越来越让我骄傲的好孩子。